

# 燕京大学:近代中国医学预科教育的典范

刘芳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京 100871)

**摘要:**自1925年至1952年,协和医学院委托燕京大学办理医学预科教育。燕京大学充分发挥综合大学的各项优势,为协和医学生在其职业教育前打下坚实的通识教育基础,显示出不同于其他院校医学生培养的特点,为中国医学界培养了大量精英人才,创造了近代中国医学预科教育的奇迹。

**关键词:**医学预科;协和医学院;燕京大学;通识教育;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R-0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0479(2016)02-151-004

doi:10.7655/NYDXBSS20160215

燕京大学(Yenching University)与协和医学院(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PUMC)均是20世纪初由外国人在我国创办的著名高等学府,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为我国培养了大批高水平的人才。却鲜有人知道,这两所院校曾有过长久密切的合作,协和医学人才的造就离不开燕大的重要贡献。据燕京校友陈述,民国时期“普通一般印象,谓燕京大学,与协和医学校,有特殊关系”<sup>[1]</sup>,可见燕大和协和的密切关系为当时人的共识,其根本原因就在医学预科教育。

自1925年起,协和开始委托燕大为其培养医学预科学生,除了1942至1945年间因抗战被迫中断,合作持续了24年之久。本文利用藏于北京大学档案馆珍贵的燕京大学史料,致力于追溯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考察燕京大学医学预科教育的内容与特点,或许对今日的医学预科教育有一定的启发。

## 一、从“协和医预”到“燕京医预”

20世纪初,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了一个名为“中华医学基金会”(China Medical Board,又译“罗氏驻华医社”)的机构,决定接办原本由英美教会创立的“协和医学堂”(Union Medical College),于1915年开始筹组“北京协和医科大学”,1916年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注册。从一开始,协和的创建者们就以“办一所够得上世界第一流水平的医学院”为目标,“必须用英文教学……学生的入学条件应尽可能如

美国第一流医学院的要求”。因此,在认为当时我国各综合大学开设的自然科学课程和英文的水平不够理想的时候,协和决定自办医预科<sup>[2]</sup>。其中,被协和认为水平不够的就包括刚成立的燕京大学。

1919年,44岁的美国人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抵达北京,为筹办燕京大学四处奔走。当时,他已经有了代协和办医预科的想法,遂主动与中华医学基金会接洽。然而主事的文森与顾临(Rorger S Greene)二人,咸答“已决计自办,燕京整顿理科,当拭目视其成功”,此外一无应许<sup>[3]</sup>。司徒雷登受到挫折。燕大与协和的首次接触,就由于燕大办学实力尚未得到确认,没能获得协和的青睐。

从1917年起,协和在首任院长麦克莱恩(Franklin McLean)的积极工作与中华医学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短期内聘请了强有力的教师队伍,包括斯迩弗勒(William W Stiffler,预科主任兼物理学教师)、韦尔巽(Stanley D Wilson,化学教师)、派克德(Charles R Packard,生物学教师)、塞文豪司(Aura E Severinghaus,生物学教师)、格德瑞奇(L Carrington Coodrich,英文教师)、博爱理(Alice M Boring,生物学教师)、马鉴(中文教师)和冯志东(化学教师)等人,开始招收预科学生。1919年10月1日本科也正式开学。1917年至1925年共招收预科学生205名,升入本科的100名<sup>[4]</sup>。

在自办预科的同时,中华医学基金会从未忘记

收稿日期:2016-03-03

作者简介:刘芳(1988-),女,福建漳州人,博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外关系史。

尽早实现医学院与综合大学相结合的初衷。协和医学院是在美国医学教育改革的潮流影响下创办的,尤其是1910年弗莱克斯纳报告针对美国医学生水平低下的问题提出:“医学校要与综合大学结合,要保证一定的大学教育水平,……学生入学前要有至少两年的大学基础,学习过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正是出于此种理念,自1917年起,中华医学基金会还每年拨款资助中国各地一些综合性大学以加强其自然科学的教学条件,使其能达到培养合乎要求的医预科学生的水平。受到资助的学校有:北京的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南京大学、南京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东南大学、苏州东吴大学、长沙湘雅医学院、福州协和大学、上海沪江大学、广州岭南大学、北京辅仁大学等。

其中,关系最密切还要属燕京大学。1921年,燕大于北京西郊购得一块三百亩的土地,用作新校址建设,展现出较为广阔的发展前景。次年,协和医学院就开始与燕大讨论合作问题,燕大生物系的学生可以到协和医预科上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等课程<sup>[5]</sup>。1923年,中华医学基金会向燕大捐款七千五百元美金,用为理科常经费。北京大学档案馆藏有一份当年10月27日两校代表在协和医学院召开会议的记录,会上双方决定:由于燕大将移居海淀,协和医学院将于1925年9月终止其预科教育,现有的预科学生将被移交给燕大,由燕大为所有学生提供住宿,并在他们进入协和一或二年后授予其学士学位<sup>[6]</sup>。这次会议充分显示了两校合作的意图与诚意,正式确定了合作的具体形式和内容。

1924年,燕大开始尝试授予完成医预科课程并在协和医学院完成学习的学生理学学士学位。1925年秋,按照原定计划,协和医学院正式停办医预科,将预科学生全部归入燕京。只是燕大的新建筑工程因故延迟,全校未能依原定日期迁入,医预科教室也就暂仍在协和校内。次年,医预学生才随所有燕京学生一道,搬入位于海淀的新校址。

除了医生人才,协和亦委托燕大代为培养护士的后备人才。1925年正式合作之际,两校订立了《协和医学校、燕京大学关于医预科及看护预科之协定》,这份双方正式签署的协定无疑是两校结合的标志,其内容包括:

(一)北京协和医学校决议自民国十四年秋季起,停办医预科及看护预科,所有预料未毕业之各班,归燕京大学继续办理。

(二)燕京大学决议,自民国十四年秋季起,办理医预科,及看护预科,此项预科生之资格及程度,与

理科本科生同等。

(三)根据前两项之决议,由供给协和医学校经费之罗氏驻华医社,允许按年发给燕京大学理科常经费之半额,计银币二万八千七百五十元。

(四)燕京大学医预科,修业期限为三年,其课程标准,须与协和医学校所订者同,并须与协和医学校本科第一年之课程衔接。

(五)燕京大学看护预科,修业期限为二年,其课程标准,须与协和医学校看护科课程衔接。

(六)在燕京大学医预科修业三年,升入协和医学校本科,修业一年期满,成绩及格,得领取燕京大学理科毕业证书。但前由协和医学校自招之预科学生,继续入燕京大学医预科修业,其原有升学资格,如仅系旧制中学毕业生,须俟升入协和医学校本科修业二年期满,成绩及格,方可领取燕京大学理科毕业证书。

(七)在燕京大学看护预科修业二年,升入协和医学校看护本科修业二年,又实习一年期满,成绩及格,得领取燕京大学理科毕业证书<sup>[7]</sup>。

由此可以看出,1923年10月两校代表会议的主张基本实现了,双方还进一步细化了课程安排、修业期限、学位领取等具体操作程序。资助协和医学院的中华医学基金会也因此加大了对燕大的经费援助,形成一种常经费。

与此同时,经过多年的努力,事实上到1925年,中国国内已有多所综合大学具备培养医预科学生的能力,但协和唯独与燕京建立起特殊的关系,不仅将大部分教师转到燕大任教,还将教学设备移送燕大,协助燕大进行基础设施与学科建设。很快燕大就建立起相当完善的医预科课程,所培养的学生从此成为协和本科的主要生源。

## 二、燕园中的“特别生物系”

燕京大学医预系起初没有正式名称,它只涵括物理、化学、生物等医药需要的自然科学基础课程,设在生物系下,在学校的官方记录中也仅将医预学生标记为“在协和的燕大学生”(Yenching Students in the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大概到1928年后才有所谓“医预科”的称呼<sup>[8]</sup>。据校友回忆,1930年左右,当时教育部不同意设这个专业,所以燕大就只设课程而没有命名,直到后来,才有了医预系这个名称,也曾长期叫做“特别生物系”,尤其到三四十年代后,叫“特别生物系”者居多<sup>[9]</sup>。

虽然一开始并没有被专门区分开来,医预学与生物、化学、物理等专业的同学一起上课,但他们始终有一位自己的医预系主任,即美国人博爱理女士,他们

叫她 Miss Boring。Miss Boring 终生未婚,一生热心于教育事业,1918年起受聘于协和执教,后由于燕大接管协和医预而转到燕大任教。通常认为教师是同学生一道于1925年后转入燕大的,但燕大1924年的教职员名录中就已经出现这批协和教师,他们被安排进入了不同院系<sup>[10]</sup>,说明在学生移交之前,十多位医预教师就已从协和先行来到了燕京,一下子充实了燕大原本的理科师资,协助燕大完善了理科建制,为医预学生的到来做好准备。燕大也给予了他们比在协和时期更高的职称,甚至委以行政领导重任,此后博爱理长期担任生物系的主任,韦尔巽担任过化学系主任、理学院院长,马鉴当过中文系的主任,可见燕大并无门户之见,对协和到来的教师极为重视。

1926年正是燕京大学大展鸿图、誉满全国的时候,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优秀学子报考燕大医预系,邓家栋自称就是在这种号召下从东吴大学转学进入燕大的。燕大医预直接继承的是协和医预的遗产,办学模式亦是美国标准,即将学制四年压缩为三年,并采取了美国大学通用的选课与学分制,全校课程分为三大类: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和选修课。

医预学生的主修课程(必修课)是按照协和的要求设置的,初期主要有中文、英文、生物、数学、化学、物理等,与协和自办医预期间的课程设置差别不大,而且延续了重视实验的传统<sup>[11]</sup>。此外,燕大规定,学医学的学生至少要读人文科学的入门课程,并且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自愿选读其他学科的高级课程,以扩大知识面。后期,燕大甚至还要求医预学生在选修课中必须有一门是社会科学。其中,他们选修最多的是心理卫生等与医学心理有关的,其次就是根据个人兴趣爱好选修当时在燕大的学术名家的课程,范围涉及中国通史、西洋通史、文学、语言、经济、哲学等不同门类。著名社会学家雷洁琼自1931年在燕大讲授社会学概论课程,据她陈述因此结识了许多选课的医预和护预学生。

在燕大校园里,医预学生以“人数少、质量高”著称,一直是全校关注的热点。不过,光环的背后是繁重的学业负担与随时面临被淘汰的压力。协和的淘汰率极高,究竟高到如何的程度,据协和人自述:“燕大实行成绩考核淘汰制。大一时,学校对学生选系不加限制,由于协和医学院久负盛名,主修医预科的人数很多,在第一学年有时达五六十人之多,而医预科的课程重、实验性强、考试难过关。所以到第二年就有一半的学生放弃医预科的学习。到第三年至多留下二十余人。但他们也不是笑到最后的,最后能通过协和医学院入学考试的人数大约在十五人左

右。”“以1933级为例,当年有52名同学考入燕大医预科,到1936年时,只有15人被协和录取。”<sup>[12]</sup>从中不难看出,担负淘汰任务的,事实上主要在燕大医预阶段。

燕大招收医预学生,曾经过一个数量变化的过程。据吴瑞萍叙述,他们作为1925年第一批考入燕大医预系的同学,全班有24人<sup>[13]</sup>。可见在早期,燕大在入学医预科的学生质量与人数上把关甚严,淘汰率主要体现在入学率上。经过燕京三年,这24人中后来进入协和的有11人,而且这11人最后均顺利从协和毕业。由此说明,除了因为个人生病、兴趣、家庭经济等因素没能继续攻读或转专业者,真正被协和淘汰的人屈指可数,所谓协和的“高淘汰率”,准确说来应该指的是燕大的医预科阶段。到30年代以后,燕大放宽了对学生选系的限制,所有新生可以自由选系,故第一学年选修医预的学生大量增加,年年基本在40人以上。但能在三年后进入协和的人数一直维持着不到20人的水平,可见竞争极其残酷,燕大医预阶段的“高淘汰率”即是这样产生的。但在具体操作上,三年期间,燕大为不愿或没法继续攻读医预的学生,提供了广泛自由的其他选择,一是给予那些中途改变志愿的医预生跨院转系的机会,再者允许报考协和没有中选的同學转入生物学系,毕业后取得理学学位,也允许医预学生在主修医预的同时主修第二学科,以便随时决定转向。可以说在严格考核与自由转向的双管“分流”后,才留下了志向最坚定、资质最聪明并最有条件攻读完八年学制的学生进入协和本科考试,燕大医预系的“高淘汰率”保证了协和医学生的高质量。而最后对于完成三年医预学习的学生,要由医预系主任博爱理女士负责写推荐信,从各方面评价学生的学业、素质和能力,这封信比入学考试成绩还重要,决定着学生能否进入协和的命运。可见协和对燕大医预教育的重视以及这三年基础训练的关键。

### 三、燕大医预教育的丰硕成果

民国期间,燕大医预教育的历程短暂坎坷,但却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创造了医学教育的奇迹,体现在不同的方面。

一是燕大医预学生在进入协和后,同其他来源的学生相比,往往更为优秀。燕京大学并非协和医学本科生的唯一来源,若要进入协和本科,须得参加协和举办的面向全国所有医预学生的统一招考,燕大学生并没有特权。然而,正由于燕大优质的教育成果,燕大医预学生不论在协和的入学考试中,还是在

进入协和之后,都表现优异,名列前茅。以1931年为例,当年燕大参加协和考试的十名医预学生,全部考取,而且在前四名中占据三人。1936年《燕大友声》杂志专门对过去十年从燕大毕业进入协和的校友进行了调查,发现燕大医预生在协和校内,依旧是佼佼者:“协和医科所赠予的六十七个荣誉中(每班计得一个或两个),燕大学生获得了四十六个,占全数百分之六十八强。”<sup>[14]</sup>燕大医预毕业生在协和本科生中大概只占半数,以如此少的人数取得这样骄人的成绩,十分难得。

其二,从燕大到协和,每年最终从协和毕业的人数不超过20个,但就是这样少的人数,在短暂的23年间涌现出众多我国生物医学界的精英,据统计包括有11名院士、19名学科奠基人,72名担任过国家一级学会和全国性专业学会的学科领军人物;15名国家最高领导人医疗组成员和组长,21名解放军一、二、三级军级干部(文职),4名中共全国党代会代表(含1名中央委员)、9名全国人大代表(含1名副委员长)和14名全国政协委员(含4名常委),10名白求恩奖章、全国劳动模范和三八红旗手等全国荣誉称号获得者。这被视为是我国医学史、教育史的一大奇迹<sup>[15]</sup>。老协和人是新中国医学体系的奠基人!当他们功成名就、能够掌握协和医学教育命运的时候,长期坚持的是与综合大学合办医学预科的原则,直到今天。

第三,燕大的医预毕业生绝不只会死读书,预科期间的人文社会科学教育早早地为他们打开了一扇通往现实世界的大门。他们求学、工作身处的是中国最动荡的年代、变迁最剧烈的社会,他们是医生,更是医学家、教育家、科学家、卫生行政专家和社会改革者等。他们中的许多人加入了抗日战争救死扶伤的队伍,许多人为培育更多的医生、护士辛勤工作,还有许多人深入社区、乡村,为改变中国落后的医疗卫生和社会生活状况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 Yenching University: Model of pre-medical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Liu Fang

(History Depart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PUMC) entrusted Yenching University to provide pre-medical training for its future medical students from 1925 to 1952. Yenching University exerted the advantages as a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of general education for PUMC medical students before they accepted professional. The pre-med training of Yenching University was so different from others and it had cultivated many medical elites, which was a wonder of pre-med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Key words:** pre-med education;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Yenching 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 参考文献

- [1] 协和医校一九三八级燕京校友感言 [J]. 燕大友声, 1936,3(3):4-7
- [2]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史[M]. 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5-6
- [3] 刘廷芳. 司徒雷登博士年谱[Z]. 北京:燕京大学,1936:27
- [4] 董炳琨. 协和育才之路[M]. 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1:40-41
- [5] 燕大文史资料编委会. 燕大文史资料:第八辑[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1166
- [6] 燕京大学董事会会议记录 [Z]. 北京大学档案馆藏, YJ1922001
- [7] 协和医学校、燕京大学关于医预科及看护预科之协定 [M]//王学珍. 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861—1948).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56-557
- [8] 燕大学刊[Z]. 北京大学档案馆藏, YJ1928012
- [9] 各学院课程简章、本科入学试验科目说明及试题、入学简章、教职员学生名录[Z]. 北京大学档案馆藏, YJ1938006
- [10] 各院系课程一览,招生简章,教职员学生名录、报告书、给理事部的年度报告及年度会议记录[Z]. 北京大学档案馆藏, YJ1924006
- [11] 刘士康,冯传宜. 燕京大学医预系历史的回顾[M]//燕大文史资料编委会. 燕大文史资料:第八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118
- [12] 董炳琨,杜慧群,张新庆. 老协和[M].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87
- [13] 吴瑞萍. 燕京精神伴我终生 [M]//燕大文史资料编委会. 燕大文史资料:第八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135
- [14] 燕大学生在协和医科[J]. 燕大友声,1936,3(3):8-9
- [15] 丁磐石. 名医辈出的燕京大学医预系 [J]. 书屋,1912(4):4-8